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山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録監生臣周以勳

陶山集卷五

宋 陸佃 撰

議

元豐大裘議 時張璪等皆請服無旒之冕不被衮且以黑繒為裘佃獨上此議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陸佃臣看詳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

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是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衮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

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衮明矣至于夏祀天神地示則去裘服衮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衮以象天此魯禮也臣以為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衮以象天則豈得以為魯哉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衮則非所以尚質臣以為謂之尚質則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也如蒼璧以禮天黄琮以禮地旂十有二旒龍章設日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

天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斿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衮其餘祀天及祀地祇並請服衮去裘各以其宜服之如允臣所議乞賜施行候敕旨　原註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中書劉子奉聖旨依奏　案宋史佃本傳神宗問大裘襲衮佃攷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即此議是也據史云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今集中載此議在元豐四年佃于二年已為集賢校理時轉官已久足證載筆之誤又裘

字史訛作喪
諸本並沿誤

元祐大裘議

朝奉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實録修撰陸佃檢會禮部奏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服大裘雖用黑羔皮為之仍作短袍樣制襲于袞衣之下與袞服同冕慮于禮典未合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改正者佃謹按禮記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大裘襲可知襲從衣從龍亦或從龖龖二龍也則大裘襲

衮可知大裘襲衮則與衮同冕亦可知故郊特牲曰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周官亦曰弁師掌王之五冕王服有六而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明矣據此王冬祀昊天上帝被大裘服衮戴冕璪十有二旒經證甚明無足疑者今何禮部申述以為有可疑者八緣事無實質豈可以一人之私疑而欲改易大禮又況看詳並無可疑者具下項

一何禮部云謹按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而司服實有

六冕所謂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是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事既云衮冕復云裘冕則是裘衮各有冕不得大裘與衮同冕然弁師止有五冕蓋其職以旒玉為主而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此其可疑者一也　看詳周官司服掌王六服即無六冕之正文而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是大裘與衮同冕若謂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緣無旒之冕其說始于鄭氏實不經

冕而鄭氏言蓋無旒亦自以為疑則冕止于五可知又鄭氏謂大夫亦服無旒之冕今王祭天而與大夫之冕同則人儼然望之亦何以示尊卑之別哉節服氏云衮冕六人惟王之太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蓋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衮冕必服衮衮冕不必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而言之此無可疑者一也

一何禮部云王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服自裘冕而

下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子男以至大夫士之服皆以降一等為尊卑之别王所以異于公者止有一裘冕耳今乃云裘與袞同冕當以袞襲之裘既無冕又襲于袞則是裘為裏袞為表凡所以謂之服章者葢以章明貴賤之等以表于外而已今中裘而表袞則人儼然望之何以示裘袞之别是大裘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司裘何得云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何得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此其可疑者二也　看詳王

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冕五后之首飾三則六服不必六冕王之所以異于公者自以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玉而公三采九就九玉則衮服雖一而旒玉不同此正所以章明貴賤也豈得分衮冕裘冕而後為異哉若謂中裘而表衮無以示裘衮之別緣凡衣必有領焉以表于外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何患裘衮之無別哉此無可疑者二也

一何禮部云夫冬裘夏葛以適寒暑非有甚難知之理

也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為夏服但禮文殘缺無以言之然亦可以理求也如韍字從韋或從糸記曰有虞氏服韍易曰朱紱方來是從韋則冬服從糸則夏服必矣如韋弁服先儒解者云以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或曰蓋韍布為衣而素裳二說非相戾也是亦順寒燠而已雖屨亦然士冠禮曰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以此推之則冬用大裘至于當暑不害其同色繒為之也若曰夏祀天神宜衮而已則衮乃饗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其

祭地祇之服即不見于經故曰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衮冕此其可疑者三也看詳大裘冬服也冬日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衮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謹按司裘曰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祀地不服大裘則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欲以同色繒為之又謂祭地之服不見于經然則欲以同色繒為

之豈見于經哉兼與所引屨舄不同緣裘之名施于冬而已又經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衮正祭天之服饗先王則衮冕云者是以祭天之服饗先王豈可執云衮乃饗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此無可疑者三也

一何禮部云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若謂裘上被衮以被為襲故引以為據則家語亦有此文但易衮為裘曰被裘象天又此一節正與周禮不同何者周禮祭天圜丘以冬日至此云

郊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是日不同周禮王路以祀此云乘素車是車不同周禮蒼璧禮天牲幣倣器之色此云牲用騂是牲不同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饗先王則袞冕此云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是服不同然鄭玄以為魯禮王肅以為周禮若以為魯禮即不當言被袞若以為周禮則郊用辛乘素車牲用騂有所不合此其可疑者四也　看詳郊之用辛自上辛之郊所謂啓蟄而郊者是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之郊所謂冬

日至于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者是也故先儒曰謂之始者對建寅之月祈穀之郊為始據此非日不同又周禮乘玉路而此乘素車者蓋冬服大裘故乘素車皆以象冬反本之時餘郊則服衮而已故乘玉路故郊問上言服大裘下言乘素車同是冬時據此非車不同又牛人曰凡祭祀共其饗牛求牛饗牛蓋饗神之牛也求牛蓋求神之牛也牧人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蓋求神之牲也大宗伯

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此饗之牲也然則蒼犢所以祀天騂犢所以求之故先儒謂天神中非直有升壇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據此非牲不同由是言之被衮服裘無疑又非服之不同此無可疑者四也

一何禮部云郊特牲之文大槩與家語同家語曰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

燔柴張融所引家語復異于是曰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據此或言脫裘或云脫衮冕著大裘又以衮與冕皆脫然後著裘則是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以二服合而為一此其可疑者五也　看詳家語之文或云脫裘服衮或云脫衮冕服大裘雖古今不同然張融所引本曰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則未臨燔柴止服衮冕既臨燔柴則脫衮冕著大裘所謂著大裘者豈可以徒服乎必復加以衮且郊問曰既至泰壇脫衮衣服裘以

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今欲取脫衮服裘而捨戴冕璪十有二旒之文而取無旒之冕何也由此觀之衮裘不害于同冕而兼服此無可疑者五也

一何禮部云周禮祭服以衣名冕則曰裘冕衮冕皆衣在上冕在下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也朝燕之服以弁名衣則曰皮弁服冠弁服皆弁在上服在下餘服既輕舉首為重也皮弁服之下有狐白裘冠弁服之下有黑羔裘若大裘非上服何為獨以衣名冕若狐裘羔裘非

下服則皮弁冠弁何為俱以弁名衣蓋羔狐之裘褻故以衣裼之鄭氏曰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惟犬羊之裘不裼大裘不裼不袒彼以賤此以尚質故也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者裘上重二衣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麛裘素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詩曰錦衣狐裘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皆據裼衣為言也裼衣與裘同色襲衣與裼衣同色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為裼則

以皮弁服為襲黒羔裘以緇衣為裼則以冠弁服為襲麛裘以素衣為裼則以諸侯視朔服為襲狐裘以黄衣為裼則以大蜡服為襲襲皆朝祭之上服也大裘則天子吉服之最上謂之大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服以祀天示質也記曰大裘不裼説者曰無别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所以報本而復始非表裘無以見至誠也夫因其自然之謂質祭天因物之自然者也以文則離其本矣故兆為圜丘因

高之自然也掃地而祭因下之自然也器用陶匏因性之自然也至于服豈不因裘之自然或宜其露質見素不為表襮而冕亦無旒聖人用是以饗上帝所謂至恭無文大事不崇曲敬也何必假他以藩飾之乎今云大裘以衮襲之似非禮意此其可疑者六也　看詳古者裼襲一衣而已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故傳曰裼袒也又曰裼左袒也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亦以襲之羔裘麛裘其裼襲皆倣此記曰凡

斂者袒遷尸者襲據此袒無別衣以袒之則裼無別衣以裼之明矣先儒以為裘上有裼衣裼上有襲衣襲衣之上又有正服不知何所據而言然鄭氏注禮雖曰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白狐之上衣皮弁服與與者疑辭也鄭氏以無正文言之猶不果先儒遂以謂凡裘皆有裼衣裼衣之上皆有襲衣襲衣之上又皆有正服誤矣謹按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據此是惟錦衣為有上衣若緇衣素衣

黄衣則何所為而尚絅其無上衣亦明矣故佃以為羔
裘以緇衣為裼即以為襲麛裘以素衣為裼即以為襲
狐裘以黄衣為裼即以為襲故孔子一言而盡曰緇衣
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蓋非專為裼言之也今何禮
部稱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為裼則以皮弁服為襲黑羔
裘以緇衣為裼則以冠弁服為襲麛裘以素衣為裼則
以諸侯視朔服為襲狐裘以黄衣為裼則以大蜡服為
襲按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則所謂緇衣羔裘

是也羔裘上既以緇衣為裼緇衣上又以緇衣為襲此何謂也且黄衣狐裘息民之服也皮弁素服蜡服也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蜡又曰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臘令曰狐裘以黄衣為裼即以大蜡服為襲則何以分蜡與臘若以謂中裘而表衮無以示裘衮之别今欲内黄衣而外皮弁服亦何以示黄衣與皮弁服之别若以謂露見裼衣謂之見美則緇衣之下又見緇衣何美之

有然則所謂裘之裼也裼裘而已其襲也覆之而已大裘不裼則非衮而何此無可疑者六也

一何禮部云且襲者對裼之名禮未有不裼而徒襲者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又曰裼襲不相因是行禮之時有裼必有襲也以衣服言之則裘上一重為裼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上當被衮宜曰以龍衣裼之而已禮有裼裘襲裘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無事則裼弗敢充

也開襲衣而露裼衣不曰見美乎揜襲衣而不露裼衣不曰充美乎是裘上重二衣為襲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為說不與經合故前奏所不取今又以一衣為襲似于名亦未正此其可疑者七也　看詳王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大裘不裼而襲故曰裘之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據此雖不知祀天衮裘以衮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又疏云禮不

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于内惟盛禮乃然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之時也若以謂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服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大裘不裼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注云尸尊疏云尸主尊位無敬于下故襲也節服氏曰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疏云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亦可知今以

為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是故尸襲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禮所謂見美者露裘之美使見于外充美者覆裘之美使充于内若謂開襲衣而露裼衣為見美揜襲衣而不露裼衣為充美則是露揜反在裼衣不在裘與玉藻所謂裘之裼也見美也之言有害若謂至恭無文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必假他衣以藩飾之緣裘褻不可徒服故被以袞又非借袞以為藩飾此無可疑者七也

一何禮部云襲古文作戳蓋用兵因其不備而掩之曰戳若衮上以重衣掩之亦曰戳故從習有因習之義從戈有掩覆之意篆文從龍從衣許慎曰從衣龖省聲籀文不省然今之襲字雖從龍其義本出于重沓而已蓋龍者龖之省也如曾子襲裘而弔又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沓為義今或云于文龍衣為襲此其可疑者八也　看詳襲于文從龖龖二龍也蓋衮之象亦或從龍龍亦衮之象也若止謂有沓之意何不從沓而從龖

也又謂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為義蓋裘上有衣是亦為重此無可疑者八也

一何禮部看詳古者四命以上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諸侯自祭不得伸上服皆用玄冕則其齋亦以玄冠故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以天子之祭為言若羣小祀以玄冕祭則玄冠齋社稷五祀以希冕祭則玄冠齋四望山川以毳冕祭則希冕齋先公以鷩冕祭則毳冕齋先王以衮冕祭則鷩冕齋昊天上帝五帝以裘

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服衮冕是衮冕者祀天之齋服也然齋路比之祀路亦降一等玉路以祀金路以齋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是又以齋服祭天梁陸瑋深詆其謬以謂祭天猶在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為文于義不可謂依古更制大裘以黑繒為之其制式如裘隋以黑皮為裘取同色繒為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唐則繒表黑羔皮為緣開寶通禮祀圜丘鑾駕出宮皇帝服

衮冕入行宫祀日未明一刻皇帝服衮冕至大次質明
改服大裘而冕出次至此始復用衮冕為齋服裘冕為
祭服兼與張融所引家語云臨燔柴脫衮服大裘象天
其義相合所以本局前奏乞依開元禮開寶通禮鑾駕
出宫以至大次竝服衮冕至圜丘行事則脫衮服裘庶
得禮意今與陸學士所見不同謹攷據經義在前須至
申請　看詳周禮曰共齋服則有玄端素端禮記曰玄
冕齋戒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

士之齋冠也又曰古者冠布齋則緇之大戴禮荀子又皆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輅者志不在于食葷也據此齋服大則玄冕次則玄冠而已其衣皆玄端也故曰齋玄而養又曰齋之用玄也以隂幽思也今謂祭天用衮冕為齋服裘冕為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不惟不見于經而又與以隂幽思之義相反矣古者狐青裘則豹褎麑裘則青豻褎羔裘則豹飾未聞以同色繒為領褎也欲以黑羔皮為裘取同色繒為領褎無所經據又古者

惟衣有裳未聞徒裘而有裳者今欲為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亦無經據且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裘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内服與袍同又與絺綌同袍褻必有以表之經曰袍必有表不禪是也絺綌褻亦必有以表之傳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是也裘褻亦必有以表之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謂必覆之者裘褻故也夫裘

褻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則是欲衩衣以見上帝
祀天雖云尚質何至于是且云尚質則有所尚而已不
皆用質也兼裘内服也安得有裳昨禮文局建議皇帝
祀天圜丘脫衮被裘服無旒之冕𢖍以經傳參攷謂裘
不可徒服當被以衮戴冕璪十有二旒與何檢討所見
不同先帝詔從佃議當時詳定衆官亦别無異同竊緣
郊丘大事又嘗經先帝聖裁兼親郊已曽服裘被衮難
以一人之私疑輒議輕改合依元豐新禮施行候指揮

陶山集卷五

陶山集卷六

宋　陸佃　撰

議

廟制議

臺門　周書曰太廟路寢明堂應門庫臺注謂門者皆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臣謹按爾雅曰閍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揵為舍人曰閍廟門也應門南向大門

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然則太廟明堂同制大門謂之應門葢築臺為屋于其上禮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有以高為貴也又曰臺門而旅屏大夫之僭禮也正義曰兩邊起土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

玄闈　周書曰應門庫臺玄閫注謂以黑石為門階也

提唐　周書曰太廟提唐注謂唐中庭道提謂為高之也臣謹按攷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注謂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

詩曰中唐有甓注謂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據此中唐有甓謂中庭道則庭外廟中之路提使少高而已弗甃也

疏屏　明堂位曰太廟疏屏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蟲獸若今闕上為之矣疏曰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臣竊謂疏屏蓋謂疏其上也尚書大傳曰諸侯疏序注謂序牆也于上為疏疏牕也謹按義訓曰交牕謂之牖櫺牕謂之疏鄭氏謂刻為雲氣蟲獸誤矣

四門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桀之象

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臣竊謂宗廟與明堂同制則廟亦四墉有門其南曰閎三面謂之闈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大明堂之禮膳夫氏相禮日昃出西闈日闇出北闈知宗廟之門四也

九階　攷工記曰世室九階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以此知南面三階也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禮記

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又曰升自東階以此知三面各二也

左墄　蹴鞠者傳曰黄帝所作王者宫中必左墄而右平辟綜曰墄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為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有齒右則陂陀平之

玄陛　周書曰太廟内階玄階注謂以黑石為階臣竊謂内猶中也南面三階其中階之陛以黑石為之

重屋　周書曰太廟重亢注謂重亢累棟也

復格　周書曰太廟復格注謂復格累芝栭也臣謹按芝栭山梲也方小木為之爾雅曰閞謂之槉栭謂之楶注槉欂也疏曰欂一名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也櫨謂斗栱又明堂位曰山楶藻梲天子之廟飾也鄭氏謂山節刻欂廬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禮器曰管仲山楶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鄭氏謂大夫無畫山藻之飾然則山楶刻而畫之天子廟飾重焉

黑楹　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謂刮摩也疏謂以密石

摩柱廣雅曰天子諸侯廟黝堊大夫蒼士黈臣看詳說者據爾雅以為牆謂之堊地謂之黝按莊子郢人仰塗堊墁其鼻則不特牆謂之堊又穀梁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按此刮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正義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徐邈云黝黑柱也然則黑柱以白畫之

丹桷　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礱礪也密石砥之也漢書解詁曰桷椽也諸侯丹桷

以丹色也臣竊謂宗廟丹桷禮也刻桷非禮也穀梁曰楹天子諸侯黝堊據此諸侯丹桷則天子桷丹可知也

飾礩　尚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礩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臣看詳士大夫石材外出為飾則天子諸侯柱礩飾之從可知矣

達鄉　明堂位曰太廟達鄉注謂鄉牖屬謂夾戶牕也

博雅曰牕牖𨵦也臣謹按攷工記曰四旁兩夾牕謂于

重屋四旁面各兩牎以納日月之明所謂達鄉而鄭氏以謂每室四戸八牎非是也説文曰在屋曰牎在牆曰牖則牎在屋明矣

交牖　義訓曰櫺牎謂之疏交牎謂之牖臣謹按説文曰牖穿壁交木為牎也儀禮曰司宫闔戸牖則牖蓋交木為之可以開闔已祭則閉焉

藻井　周書曰太廟旅楹舂常畫旅注謂常累糸也舂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文風俗通曰殿堂象

東井形刻作荷蔆荷蔆水物也所以厭火

賁墉　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墉諸侯疏厚注謂賁大也牆謂之墉大牆正直之牆不衰殺其上臣竊謂廟垣謂之牆今其外繞牆也承室之牆曰墉儀禮或曰北墉下或曰西牆下墉與牆異明矣牆蓋衰殺其上攷工記曰囷窌倉城逆牆六分注謂逆猶卻也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為綱

設移　周書曰太廟設移注謂承屋曰移臣謹按爾雅

曰連謂之簃注謂堂樓閣邊小屋博雅曰宮室相連謂之簃葢天子宗廟重廊故于堂邊設移屋連之詩曰繹繹寢廟繹繹連也

重廊　周書曰太廟重廊注謂重廊累屋也臣謹按古曰廊廟廟之有廊明矣

山牆　周書曰太廟山牆注謂牆畫山雲臣謹按子貢曰譬之宮牆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葢其脩之數

右臣謹按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
阿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
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
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
移旅楹內階玄陛提唐山牆臺門玄閫則三者同制明
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

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廟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在中大于四室故謂之大室書曰王入大室祼是也其左為東房其右為西房皆南戶而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金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謂或西其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闔皆斷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央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故

曰夾也夾室皆有前堂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覲禮云几俟于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月令所謂春居青陽太廟夏居明堂太廟秋居總章太廟冬居玄堂太廟孟月居左个季月居右个是也至于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還適路寢居門終月鄭氏謂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室

十有二堂理宜然也或曰宗廟與路寢明堂制同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惑矣按書路寢實有東房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廟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八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為之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棁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然未有五室九階臺門玄閫內階玄陛山牆貴墉重

廊累棟復格設移四門達鄉黑楹丹桷藻井之制又以房為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為房而無北壁者哉至于饎爨又在廟中西堂下凡皆所未盡也說者謂饎爨在西堂下逼西壁為之夫爨置于廟中理不安矣況欲逼宗廟西壁為之乎說者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按儀禮有曰西牆有曰西壁則壁與牆異以臣攷之特牲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蓋堂謂門

側之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匠人曰門堂三之一古者爨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饎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少牢饋食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特牲饋食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士虞禮曰側享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由是觀之饎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為之明矣故曰饎爨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臣稽攷載籍廟與路寢明

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度匠人以為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二筵謂之凡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按匠人市朝一夫鄭氏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者寢不踰廟燕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詩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宮室其輪奐至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噲大聲也噦噦小聲也言其闊深

可以答嚮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况後王彌文積隆以至于今也然則天子廟飾雖古制殘缺不可盡見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攷先王度當世與時宜之而已其前代載籍所傳不具與其後世末之有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使華副實稱昭明垂之百世取度于身實在聖衷如允臣所議乞參校舊圖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昭穆議原註圖併劉子附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陸佃臣伏覩中書省批送下張璪何洵直所論宗廟昭穆欲以宣祖為昭翼祖為穆真宗為昭太祖太宗為穆英宗為昭仁宗為穆尊甲失序非禮意也竊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謹按祭法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議者以為壇立于右墠立于左臣以周制言

之太王親盡去右壇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則洵直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者不可遷于右右者不可遷于左之說非矣瑑謂四時常祀各于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及乎合食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臣竊以為古者合食毀廟之主有不皆祫者則瑑之說非矣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者預也言大夫士本無祫祭惟其有功善

于其君進使干祫則毀廟之主不皆合食特自高祖而已假令大夫昭穆以世次計曾祖適為昭高祖適為穆父適為昭祖適為穆同時合食則將偶坐而相臨義不得以卑而踰尊則躐等將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乎如此則曾祖居尊高祖居卑父居尊祖居卑矣非所謂父昭子穆昭以明下穆以恭上之義許慎曰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大夫干祫若使曾祖復為昭高祖更為穆則是子為昭南面父為穆北面大傳曰旁治兄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則是生而居處同堂合食亦序昭穆假令甲于上世之次為穆令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于上世之次為昭令同堂合食實屬子行而偶坐相臨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復令甲居右穆乙居左昭黍同堂父子合食之序乎𤫊又謂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臣竊以為昭穆父子之號耳嘗為昭者不復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嘗事父為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嘗復為父則

以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祭法曰天子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有二祧焉則天子立廟自親始矣初立考廟于是立王考廟其次立皇考廟又其次立顯考廟猶以為未也于是立二祧焉與太祖之廟而七顯考廟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考廟與右祧為穆所謂三昭三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王為父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故臣竊謂八廟之制當以僖祖居中翼祖為昭宣祖為穆太祖太

宗為昭眞宗為穆仁宗入王考廟為昭英宗入考廟為穆是為父昭子穆稱情順理尊卑協序而議者蔽于所見與臣未同伏乞斷自聖學一正羣議不勝幸甚

宣祖昭廟　眞宗昭廟　英宗昭廟

僖祖祖廟　貼黄據此子乃為昭父更為穆

翼祖穆廟　太祖太宗穆廟　仁宗穆廟

右張璪等所定圖

翼祖昭廟　太祖太宗昭廟　仁宗昭廟

僖祖祖廟

貼黄是謂父昭子穆

宣祖穆廟　眞宗穆廟　英宗穆廟

右臣佃所定圖

臣竊觀陛下創法立制必先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師成于一心務使仁協義稱後世無得而議堯言禹度影在四方又將大新八廟泰然不疑以齊三代盛王所以隆祖親考之意然而昭穆之次議者與臣未併而臣區區愚忠偶懷單見不敢輒止謹上八廟昭穆異同并條次

嘗所答述者乞賜折諸聖學並法萬世取進止

元符祧廟議

準元符三年五月四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據太常寺狀本寺稽參典禮竊以為哲宗皇帝升祔宜于太廟殿增一室本部看詳合降指揮令侍從官并祕書省長貳集議三省同奉聖旨依告報逐官集于本部尚書廳參議聞奏

右臣謹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記所謂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恭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于典禮將來哲宗皇帝祔廟于序為穆則合遷宣祖為允蓋哲宗皇帝之于神宗正如唐敬宗之于穆宗當以廟世數之今祔廟不入世數則與宣祖為八世是四昭四穆古所無也

廟祭議

臣倣古度今詳定八廟之祭廟各三獻同日而畢蓋約

其禮務為可行欲以施于春祀而已至于夏礿秋嘗冬烝當如古制合食于祖葢古有宗廟之事一日而畢至于祫祭餘祀廟各一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則是丁亥一日纔祭祖妣而已賈公彦謂大夫三廟少牢筮日止于丁亥則明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畢誤矣葢祭祀卜日卜其首日而已若大夫丁亥有事于祖廟則其昭廟以戊子祭穆廟以己丑祭理宜然也且大夫室事不祼又無朝

践之事其禮固畧矣然而薦腥饋熟品其籩豆奉其尊彛修其簠簋遷其鼎俎陳其巾冪升降進退侑尸獻酬賔主百拜餕徹之序品節衆多假令逮闇而祭繼之以燭奔走趨事三廟一日而徧則雖有强力之人不能支矣又况天子禮具樂備品節之多乎然則先王之時各祀其廟無有一日而畢者也謹按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鄭氏謂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互明其文則天子言祫嘗祫

烝諸侯言嘗祫烝祫亦互明而已也然則古者天子七廟四時之祭春祠各于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故周旅酬六尸而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若夫諸侯春亦犆礿烝嘗皆祫于祖而禘則一年犆一年祫下天子也明堂位曰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夫礿祠烝嘗諸侯類有之今魯更以為王禮又不言春祠者春祠特祭天子諸侯同故也其夏礿秋嘗冬烝則天子與諸侯異故曰諸侯礿則

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又曰禘一犆一祫由是觀之雖周春祠特祭而三時亦祫非特夏商之制雖然天子時祫纔及未毁廟之主而已至于三年一祫于是毁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祫言大以有小故也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亦謂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蓋著猶别也三年一祫大于祫嘗祫嘗秋祭也今魯合祠太

廟亦以秋祫故言大以別之也且天子七廟日祭月祀
各就其廟三時皆合食于祖其毀廟之主則三年然後
大祫亦禮之殺也由是觀之先王之祭有祫又有大祫
明矣此自漢以來論者未之知也陛下聖學高妙德蹈
堯禹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復千歲之墜典實在聖時今
欲八廟既立春祠各就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皆升合
食于祖既應典禮又與舊儀四時八室並饗少近獨為
合古之制宜若可行亦其七廟之主會于祖廟委蛇從

祀優而不迫盛禮大樂得以備舉如允臣所議乞下有

司參定儀注施行

陶山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山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御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錄監生臣周以勲

陶山集卷七

宋 陸佃 撰

表

謝資善堂修定說文書成賜銀絹表

臣某言近以臣修定說文書成伏蒙聖恩特賜銀絹尋具狀奏聞不敢祗受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鉛黃初具曾微隻字之奇銀幣曲加更誤十行之重賞踰所藝愧

溢于顏伏念臣本以下愚覩逢上聖早玷龍飛之牓旋居鷺集之班稍逮陛升寢蒙器使一覲清光之邃屢叨殊寵之榮恭惟皇帝陛下獨智泛觀同仁博施憲天為大濟世用光夬決明庭繩難施于農政汴通温洛龜將兆于禹書式究人文使新世教偶逡巡而代匱姑黽勉以奏成訓發固功匪頒非次增咸陽之字幾同揚子之戴金上建光之書竊陋許沖之賜布誓堅丹懇圖稱鴻私

謝中書舍人表

原註元豐五年四月時官制初行佃與曾鞏同命方具奏辭免閤門告報奉聖旨並不許辭佃與鞏皆就職　案宋史神宗紀及職官志改正官名在元豐三年九月此言元豐五年四月官制初行與史文互異

伏蒙制命除授臣依前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仍改賜章服者叨膺殊寵彌切震驚伏念臣遭值盛明獲親文藝秖知自守實無他長每以信書之太専更成與世而多迕比緣孤進獨被聖知察臣于隱約之中擢臣于疎賤之外方陛下以聖文樂育秀異而臣濫遊文館

陛下以神武攬御雄俊而臣濫處武庠考正書名多忘闕之陋詮録史事微善敘之能荏苒歲時費糜廩禄叨塵踰量憎嫉寖多屢招繁言幾致顛殞陛下曲加辨察每賜保全久辜天地之恩莫効涓埃之補敢圖睠矚更致超踰拔從經幄之嚴進直綸闈之重受恩彌大圖報益艱況當陛下董正官名布新治具維時在位思日奏功體堯舜之其難迪夏商之用乂臣敢不持循素學追跋前修承問盡論思之忠代言布潤色之美徐收薄效

少副洪私

辭免給事中表 原註元豐五年五月

今月初二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郎試給事中兼侍講者承命震驚不遑寧息竊念臣芻微近識蕪陋淺聞出于休明好是朴直初攀緣于仕路恥依傍于人門敢圖遭逢獨被簡拔眷憐異甚稱效缺然試言之墨未乾裁詔之席不暖亟從綸掖旋易瑣闈況當陛下好惡遵王陟降在帝宅堯臨之四表寶禹惜之

寸陰改新官儀協用彝訓盛德在夏爰乘運以對天爵名從唐𥸤章如愚羣書攷索神宗喜觀唐六典慨然欲更官制元豐三年八月遂下詔肇新官制九月詳定所上寄禄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姑俯身而詢世法貽千載選極一時顧惟量踰誠已顔厚敢懐叨竊復冒寵榮所有告命不敢祗受

謝給事中表

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郎試給事中兼侍講者寵榮甚渥慶竊至深伏念臣為學寡能莅官孤進自愧超踰

之速衆驚遭遇之隆陛下政無闕失而臣以論駮為官學有光明而臣以勸講為職雖抱蠢愚之極固知稱愜之難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務兼容道惟善貸故無棄物而有成功咫尺便近天光毫髮無非帝力臣敢不竭誠以處推理而前叱雀官倉彌極鬻公之意服羔私室更堅退食之忠少著微勞仰裨洪造庶幾蛇雀之報不勝犬馬之情

謝賜對衣金帶表

伏蒙聖恩授臣給事中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者犀未離角帶莫貴于黄金鵝不下梁服難叨于赤芾内循尸竊仰愧匪頒伏念臣抱甕迂愚挈瓶細智曾乏削縫之益更塵衣被之榮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惟衣在笥常欲勸賢束帶立朝務令圖報臣敢不褆身衆正宅志一中永懷改造之宜奉兹更化近取忘腰之適移以捐軀

謝入伏早出表

金氣伏潛方屬初庚之後玉音温潤甫傳夙退之期憐
眷有加感啣罔極伏念臣等獲逢昌運代匱近司共惟
夙夜之致勤少副旰宵之求治伏遇皇帝陛下深仁恤
物厚禮使臣雖夏后之惜隂是輕惟璧而周王之扇賜
所寳在慈俾當緼隆早就休燕舜琴静御民咸阜于薰
風羲轡徐行天迴長于化日誓收薄效仰稱洪私

謝加天章閣待制表

伏蒙聖恩授前件職者祗奉制函寵升延閣仰懷睠矚

內竊兢慚竊念臣起自寒生會逢神考執經軒幄倏更再閏之餘論駁瑣闈乃涉四秋之暮（業佃以元豐五年試給事中至八年三月哲宗即位時則已歷四秋矣此表當上于元祐未改元之前）雖衆嗤其朴鈍每自愧于叨塵屬上聖之嗣興廁羣英而孤進猥當劇選累玷華資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學有光明體純仁孝將繕完于官制姑修講于職名遂令荒蕪亦被甄獎誓益殫于鼠技用少答于龍光

謝太皇太后加天章閣待制表

丁吉逢辰方預中臺之列累勞積日更躋內閣之華祇
荷眷憐伏增悚懼竊念臣器惟凡陋學匪該明偶遭遇
于先朝遂叨塵于近侍逮聖神有作首庶物以惟新顧
愚陋無堪尾百僚而乃分敢圖冒昧亦與甄收玆蓋伏
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寓兼包仁天廣覆思補六官之典
俾益三閣之名誓更竭于駑駘期少酬于覆幬

謝轉左朝請郎表

伏奉告命蒙恩授臣左朝請郎依前充龍圖閣待制差

遺勳封賜如故者奏課上聞幸叨于歲比敘官增峻誤被于階升聞命若驚撫躬罔措伏念臣早縁雕篆獲際盛明以閭巷緬薄之孤生蒙朝廷採擢之不次入持荷橐久貳星闈日月雖勤事功蔑著比丐居于藩輔方勉奉于詔條尚未報成復蒙進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光必照廣覆無遺不棄薄材曲矜舊物豈獨舉彤明之故典蓋將勸宿業之庶官遂致孱微亦膺寵渥敢不銘肌淪髓誓堅頂踵之酬續短增長仰答雲天之賜

潁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龍圖閣待制知潁州已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涓選日時祗見民吏道揚聖澤懽動羣情伏念臣自奮單門敢求伸宦學古有信書之累逢時無應用之長偶遭睿明特達之知遂備高華侍從之列叨塵甚矣報稱蔑然屬二聖之當天拔羣賢而授職更以先朝緝熙之典付之晚學瑣末之材歲月屢淹簡編僅次深惟愚闇久負聖明因刻奏以上陳得分符而共理而

況汝陰山水之郡最為京西魚稻之鄉地本贍腴民無捐瘠追胥不擾賦斂以時第遵奉于教條自妥安于里俗物皆有庭闈之養俸贏無婚嫁之虞豈期公朝併獲私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敬日躋德合并而為公躬明哲以作則乃眷搢紳之末未忘簪屨之遺委以名邦輟從清禁恩榮及此職分謂何不敢怠遑體上聖好生之德庶幾夙夜為微臣報國之忠

謝賜元祐六年歷日表原註潁州

紹堯之後茂躋五帝之隆行夏之時丕舉三王之政誕頒玉歷申飭訓詞恭惟皇帝陛下德契離明道符乾健奉三無而勞天下總四大以居域中爰覃太史之書以謹諸侯之度臣敢不寅遵詔令祗奉教條敬授民時既協齊于五紀欽成歲事庶昭格于三登

鄧州謝上表

伏奉敕命授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鄧州軍州事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某日到

任託一麾出守方臨東潁之優十國為連俄徙南陽之重已涓時日初見吏民祗荷寵靈惟深感涕竊念臣斗筲近器樗櫟散材早玷儒科寖階仕路三年太學官冷如冰十載長安粟貴于玉偶被先皇之識擢實為希世之遭逢一侍書帷久陪法從粤聖人之繼統與英俊而并升恩重丘山效微毫髮輒緣私義得請便州事為不煩俸入良厚敢冀嚴宸之異眷更加巨屛之優除而況臥龍鳳雛多異人之間出召父杜母有循吏之相望年

穀屢登閭里無事絶鼠偷之出沒任燕户之往來夫何淺迂而此倖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淵懿剛健粹精纉禹儉勤體堯仁孝雨暘略無違拒神民長有依歸遂令孤生亦預共理臣敢不旁求民瘼上報國恩慕史氏之循良蹟詩人之豈弟玉堂金馬時夢到于華胥花諸菊潭日心游于魏闕誓收薄效用贖空餐

謝賜元祐七年歴日表原註鄧州

鳯鳥名官龥羊視朔欽崇天道敬授人時恭惟皇帝陛

下昭明三辰協正百度廣輪所抵聲教是加視南向四星之中正西流再閏之失臣猥臨侯屏欣戴國恩雖莫陪觀臺書雲物之儀而幸預明堂頒政教之賜爲三慶五徒望日于堯天箱萬倉千姑祈年于穰社用遵聖訓以協民彝

謝郊祀加恩表 原註元祐七年十一月

伏念早以諸生出逢丕旦和鉛懷筆曾無橫草之功持槖乘軒徒有受薪之誚藩屏未終于棄置涓埃尚冒于

採收而莫玉泰壇莫預駿奔之多士稱觴華闕阻趨法從之清塵遽被恩私惟增戰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拱三靈之密祐席六聖之宏圖迺睠初郊丕釐鉅典疇勲進秩第慚犬馬之微勞陳力捐軀誓答乾坤之大賜

江寧府謝上表

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江寧軍府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規求家便昧冒國恩初許覲于闕庭仍容歸于里閈併叨寵假深積兢

榮竊念臣門地素寒人材甚陋偶緣遭遇遂致超踰少年通書有未離于場屋同時賜第獨先在于朝廷五十纔歷外官三遷皆為佳郡秦頭望重碩尾俸優維是建業之為邦實臣熙寧之游學人來日下稔聞江左之風流山似洛陽猶識京西之氣象土風甚美公事不煩又況若耶之快風非遥秦淮之明月未改棣華相望知親養之甚歡楷木成陰顧師承之可想伊臣何者有此幸焉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纘禹成功急堯先務王者之風

粹美聖人之學光明寵綏方維恩禮臣下致令褰薄獲被矜憐臣敢不布宣邦條勉勵州事庶收尺寸圖報萬分執玉造朝敢綴諸侯之後賜金久任願居循吏之間

謝賜元祐八年歷日表 原註江寧府

少昊紀瑞致鳳鳥以名官有虞頒常在璇璣而齊政聿追治古允屬清朝恭惟皇帝陛下敬授民時曰稽天若頒諸侯之正朔寀上帝之休祥臣敢不深體眷懷謹遵彝訓仰觀俯察實繄裁成之功東作西成願伸勸相之

助

謝落龍圖閣待制表原註紹聖二年二月初有旨降一官言者不已遂落職復有旨還所降一官仍與小郡

今月某日准越州公文准都進奏院遞到誥一道授臣朝請郎落龍圖閣待制者無功還官有罪落職慚悔為之汗浹感嘆至于涕零退惟虛孱仰荷矜貸竊念臣久塵侍從初出遭逢狗馬故識主恩螻蟻頗知臣節方勤報禮適會修書人其異心臣則盡力歲月之更固久涓

塵之補亦多惜未終篇忽先去國從前之所爭辯去後之所變更既無具藁之可尋難逃疑似縱有司存之能識敢自辯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聖神之姿純仁孝之德明慎刑罰緝熙典章重愛惜于羣材賜保完于孤進止從薄責未忍遐遺雖褫延閣之圖書仍付小邦之民社重念臣持心過厚推理輒前與世曾無機防立朝粗有本末尚懷荆國之誨育敢負裕陵之眷知雖憂患之餘顧歳時之能幾惟精誠之至冀天地之終迴

謝特許任知州差遣表

臣自十月得疾久在病告伏准十一月初八日進奏院報籍記人除陸佃外並不得任知州差遣者掛名罪戾已分隔于雲泥曲意矜憐獨容有其民社闔門飽煖舉族依歸竊念臣熟爛腐儒聱牙曲士久叨法從濫預政機果然災興忽以罪去驚魂戰灼病骨纒綿誰謂再生自知千死忽覩恩言之照察得與罪黨而差殊回顧沈痾不知去體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體堯蹈舜跨商軼周

孝友有光慈壽無極火炎玉在實資鴻造之私桂死醜蘇彌極大明之望

泰州謝上表 案泰州原本作秦州與宋史本傳恰合但據表文云剏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海陵乃泰州非秦州也又佃在外前後所歷州郡皆有可攷未嘗為秦州今改正

伏奉告命授臣朝請郎知泰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圖書三閣尚懷降禠之慚飽煖一麾更荷矜容之賜恩私甚厚性命惟輕竊念臣樗散薄材朅蕘近識偶遭逢于先帝遂度越于稠人亟踐禁途切循分域逮

及信書之作誤膺良史之求纂修無功報稱不效惟私心之曲盡曾公議之難逃尚賴宸慈姑從薄譴刺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居民靖淳出產繁錯飛蚊漸少迴無澤國之風過客甚稀至有道堂之號于焉循省乃爾叨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哲淵深至仁天粹諸福之祥畢至九功之敘惟歌遂容孤平亦預共理再念臣頃罹家難久愧國恩誦堯言之傳每深欣戴睹禹功之復惟有涕零想魏闕于江湖形清都于夢寐雲天在望

心目交馳閒宣室之鬼神頗違始願執塗山之玉帛猶
冀終諧更為後圖以贖前咎

謝賜紹聖三年歷日表原註泰州

舜璣觀政仰合于乾文堯歷定時俯頒于人統拜恩知
幸藏朔為榮恭惟皇帝陛下表正萬邦協修五紀欽崇
天道恭授民時獨觀新化之隆兼舉舊章之重秉文之
德已收順帝之功行夏之時更極為邦之用豈期僻陋
亦荷頒宣臣敢不祗奉王正率循國典土膏纔起便候

于農祥奠炭再榮即歌于聖瑞

陶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陶山集卷八

宋　陸佃　撰

表

海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請郎就差知海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海濱相望路分不改舉家便幸荷國恩私竊念臣憂患餘生孤寒末族偶受知于

神考嘗承學于真儒遭逢固稀顛躓亦速賴上恩之矜貸與外補以保全而況東海便州淮南善地鹽形似虎知威教之兼懐山色如朐信登臨之最樂未知報稱但有兢惭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聖堯德兼神禹擇循良而共理撫遠近以同仁遂使孱虛得承匱乏臣敢不視民之憂若己當官之事如家益勵前修更圖後效仙梯失足久違英俊之躔靈劑滅瘢尚兾聖神之造

賀受玉璽表 案哲宗紀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得玉印一紐詔蔡京等辨驗五月戊申

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比表文與紀合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報五月朔皇帝御大慶殿行受寶之禮者降年有永傳國無窮俾熾而昌式歌且舞厥惟景貺兹謂興符臣竊以龍圖授羲寶鼎歸漢書稱錫禹洪範詩云詒我來牟雖並為前世之珍固未若今日之盛恭惟皇帝陛下繼志神考追功聖堯德澤昭天而漏泉禮樂極高而蟠厚故地不愛其寶而天申命用休致仙鶴之珍羣發神光之佳氣盡扶景祚併效殊祥臣

端遇明時側聞熙事九州建千七百國同極懽心三皇治萬八千年是為聖壽臣伏限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闕廷臣無任

謝復集賢殿修撰表 原註元符二年二月先是有御批付三省陸佃復集賢殿修撰就差知蔡州

今月十三日准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者愆尤一洗疑似頓明此生未終九死難報竊念臣蔓緒猶近聲鳴甚微蟲淫詩書鼠竊名

器偶被老商之眄誤膺神禹之知貪緣遭逢驟致超越久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容貌竊鈇已分甘于冗散面顏發赤但中抱夫兢慚敢圖聖慈俯賜昭察矜憐撫掩瀚濯煩擱加秘殿之隆名付節藩之近服驚䰟初定感涕交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漸窮荒明燭幽隱賡揚前烈駕馭羣才遂令敗鼓之餘亦廁遺簪之舊青雲得路更尋英俊之遊白骨成人盡出聖神之造

蔡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罪戾至深恩私甚厚仁歸淪浹義在糜捐竊念臣早竊詞科久塵禁從進退不果建明無聞既辜先帝之深知仍昧古人之遠識合從廢斥尚荷矜容四邑推移已侵尋于老境九重清切但夢想于鈞天允賴聖神灼知蕪陋念臣才能雖薄猶是舊人察臣悔咎固多實非餘黨拔之末路責以後圖刻京右之名藩實淮西之樂土地生神草天在仙壺夫何賤疵乃爾僥倖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壽無極舜仁自然兆種桂繁滋之祥臻魚藻愷樂之盛憫憐舊物收拾遺才遂使孤生得歸再造蟻子戴粒敢萌過分之思鮫人泣珠難盡感恩之淚願收薄效少答洪私

賀城西安州表

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五月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疑城西安州即在此時

伏覩進奏院報涇原路城西安州畢功者靈旗所指一方盡平鼛鼓弗勝百堵皆作張軍勢之十百收戰功之

衆多廟社交忻寰宇稱慶竊以王命南仲往城彼朔方昔在召公日闢國百里聿追粹古允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穆若而文赫斯以武遵藝祖之遺業卒裕陵之駿功盡消猾夏之虞高邁懲荊之事一勞永逸甫臻偃革之期萬壽無疆願上稱觴之頌

有限共 侯服云云

賀冊皇后表 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時佃在蔡州故篇末

伏覩制書冊立皇后者王假有家天立厥配宮闈欣奉

海宇瞻儀臣聞易基乾坤禮重婚冠禹之興也則以塗山堯曰欽哉亦于溈汭載惟王道之易實繄母才之難若聖與仁以今準古恭惟皇帝陛下德運而海內服身修而天下平以陰禮教六宮請王女事宗廟又況雞鳴踐賢妃之戒熊夢發聖子之祥是宜正椒房之稱亞鬱尊之祼周名自北並歌風化之行伊洛而南具載采章之盛而臣限共侯服阻造王庭望長安之雲惟知徘徊于其下聽鈞天之奏不獲鳴躍于其間

賀收青唐表

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九月青唐酋隴拶以城降詔以青唐為鄯州

伏覩進奏院報收復青唐故地者持絳慮無匪侯行枚之出以紅帕首奄覩捷布之馳醜虜歸窮王靈大赫神人懽喜河隴晏清竊以魚爛湟中獸窮徼外葦苕顛覆桑椹變移爭奉玄黃之篚以迎王師罷持赤白之囊而撤邊警渥洼龍種致聖漢之所未來崑崙河源窮神禹之所不到自今伊始于古有光恭惟皇帝陛下用夏變夷以文經武高蹈無前之跡坐收不戰之功招徠降王

羈致偽主臨殿閱武踵神宗之閱規御門納降講藝祖之故事方且卻走馬以糞豈云得白狼而歸而臣老見太平屢聞慶事前年星變已兆掃氛之祥明日夏亡更申奏凱之喜馬遷之網羅放逸副在京師韓愈之鋪張閎休薦之郊廟仰惟我后宜有斯人

賀徽宗皇帝登寶位表

今月某日伏奉赦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溥天率土罔不依歸大國小邦永有尊奉燕及郊望慶流社宗伏惟

皇帝陛下緝熙昭明遵養潛晦雷雨之動蓄而未施乾坤之容衆所先仰慈孝極仁祖之道英睿有神考之風果膺天心式副民願而臣限拘符印阻造闕廷鳳躍龍飛是謂亨嘉之會鼇抃獸舞不勝馳嚮之誠

謝吏部侍郎表 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買臣出守久慚印紱之榮季友來歸猥貳銓衡之重善衣紆紫寶帶圍金人謂遭逢臣知忝冒

竊念臣書衣中蠹甕器底蟲雖力學麤有寸心除自守更無片善君臣際會荷神宗特達之知師友淵源覘王氏發揮之妙寖羅讒疾幾致顛躋一去國門十更年籥忽遘真人之出信知名世之興孰云虛辱首與收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仁孝陟禹儉勤日上九天春回萬物罷工作之非度損徼巡之無名徧雨曾不終朝太平適在今日臣敢不老當益壯久而彌新初心雖愧于前時晚節庶收于末境涓塵有補誓求報國之門掄選

無疵願盡得人之路

謝皇太后表

伏奉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斲雕成樸甫覩聖政之新返絶以環猥與天官之舊善衣曳紫寶帶横金退省叨塵俯懷競慄竊念臣中阿微草大道醯雞行未追于古人言無補于當世徒以遭逢上聖親炙大儒偶驟歷于禁塗遂寖淫于拙宦一違天日十換星霜忽遘聖君之作興更繄神

母之保佑漁樵騈首而談至德耆老拭目以望太平孰云空疎首被收采比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永懷謙畏暫濟艱難媧皇之補青天轉增具美娥母之為明月或仰餘光臣敢不貳正治官恭稽中德冰霜一節保清白之相承洛渭同流俾濁黄之自辨

謝權吏部尚書表 原註元符三年六月

伏奉聖恩授臣依前朝散大夫權吏部尚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者吏部四選實晝省之劇曹尚書六

聯蓋彤廷之上處不濡味翼胡取困壓但負愧于稱鬚敢振矜于聽履伏念臣代冰末族積雪寒生呻吟詩書匍匐步武食常併日偶未絶于昏昕馬固多年了不知其兆壯終緣樸學早玷華資久諳仕路之風波僅滿謫仙之年月面顔新皺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蹤跡前遊則昔之甲者今果矣流光易失盛際難逢敢意誤知更容虛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由舜慈儉克湯寬仁龍德正中玉色溫潤奉堯典常行之道蹟周官太平之書內釐

百工外倡九牧遂令流落之後亦厠名還之中恩私頻
煩資望淺竊臣敢不增增自勵俟俟相先上天之官府
固多後世之文書雖廣願清吏治期盡人材六燕相亭
試銓平其輕重孤鸞可照更區别于姸媸少著微勞仰
酬殊眷

謝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

使放罪表 原註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少府監韓粹彦太常少卿李昭玘奉引木主入黄堂佃察視之乃空匣即按發其事又自劾失職有詔放罪

昨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使為失點檢禮直官等擡空腰輿行等罪奉敕特罰銅十斤者罪大責輕恩深德厚粉身難報感涕易零竊念臣生長寒鄉出逢盛際黌緣厚幸玷竊華資一昨憲肅因山欽慈復土仁聖昭格神靈護持雨暘為之調和嵩洛至于清潤何太常之迷謬仍少府之愆違而臣職在總臨失于檢察論辜應坐罪非可漏之魚懷懼實深奏有不全之馬卒蒙矜貸盡出生成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上德

能寛至誠樂與虛成康之囹圄畫堯舜之衣冠委曲保全始終覆護姑從輕比止以贖論臣敢不淪髓知恩懲羹慎過玉瑕不掩已難益于前愆金鍊而精兾或收于來效仰酬洪造誓畢餘生

謝試吏部尚書表原註建中靖國元年五月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仍賜對衣金帶金魚闌裝鞍轡馬者九重之深每疑于夢到八座之貴敢意夫真為寶帶垂

魚華鵷飾駿丘山加重蚑蚤甚微竊念臣嘉祐諸生元豐近侍久低徊于流落漸荏苒于衰遲忽因遭逢曲先收召曾莫成于薄效但有負于洪私而況周禮太平之書尚書百官之本粵新彝制尤慎詔除官至銀青僅能參其班綴頭如白雪或未入于銓評夫何淺迂乃爾僥倖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功甚大堯性至仁文景不言兵戈成康幾措刑辟深懷記履慎付持衡猥令駑𩥇之卑濫冠鵷鸞之盛臣敢不扶偏用正去甚惟中雨轂風

胎顧難酬于啄抱山塵海霧願少助于崇深

辭免尚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閤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尚書省供職者蛸蝂不止將致疾顛蚍蜉自量敢忘微分幸未昏于榮利願終寫于精誠竊知不能何敢但已竊以朔諧之任上應台躔丞轄之司令為政府遴朝廷之任選具寰海之觀瞻故曰才難信為德舉豈

伊微昧敢預登崇倘反汗之無嫌雖還風而何害伏望

皇帝陛下憫憐薄祜照察微衷知蚊負之難勝念駑疲之已試特頒俞旨使免空官以全聖主知人之明以遂微臣量己之義

謝尚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風行不再知初命之難迴愧至于三愧終辭之莫遂名拜恩于上閤押莅事于中臺可謂光榮如何報塞竊念臣踐修甚苦遭

遇最先早依天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籍履頃嘗失路久分行泥倦鳥回翔誰記不僊之謩寒龜退縮自深藏六之思玆葢伏遇皇帝陛下文武聖神孝慈恭儉收臣于流落之後察臣于隱約之中父母愛憐天地包覆粤從執事迄至登庸莫知幸會之何由但愧糜捐之無所重念臣儒流迂闊仕路孤寒涉道未醇更事葢鮮生長文字頗類蠹書之魚作為詞章僅同折襪之線深知無用姑務有常敢圖制恩使預機政辛勤積累忽逮九層

之高勉强磨礱試睎一割之用贊明先烈允蹈中行體君子之用心俾小人之革面仰承至意少贖空飡

辭免尚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尋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閤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尚書省供職更不令辭免者忱詞雖罄聰聽未迴輒干鈇鉞之誅重叩冕旒之邃恭惟皇帝陛下德漸窮髮刑漏吞

舟行顧大中事惟至當曰求欲助使佛仔肩豈臣所知敢逮斯意茍失辭榮之義是迷知止之方惟伏素心兾還新命

謝尚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者立朝無補方抱兢慚坐席未温又驚昧冒丘山在頂冰炭交懷竊念臣數眯迂儒屢空寒士聚螢積雪初未識于道真種朮䭾羊老安知于時

務偶叨殊眷獲厠近司將少答于聖知姑暫妨于賢路敢期柄任亟被甄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侔太虛德備皇極諒陰之孝邁于高宗夢齡之祥紹我文考旁求魁傑共致丕平謂臣每懐永裕之威神頗識元豐之政事遂容冒寵試與圖成臣敢不在在勿欺常常匪懈贊紹庭而上下務嶪立以中央私背之為公敢纎毫于異意忠貳之成患更砥礪以同心

謝賜生日禮物表

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二十口法酒一十瓶法糯酒一十瓶糯酒一十瓶秔米一十五石麪一十五石者生當盛際實千載之難逢仕至近司知幾人之能逮詔音單厚恩數實繁揆寵踰涯置慚靡所竊念臣性惟鄙朴材匪將明流落初歸徼洛陽之半面侵尋已老俄甲子之一周敢意記憐曲加慶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均家國禮厚臣鄰既優鑾御之陳仍備餼牽之賜雙親已遠永辜生育之恩三代可還尚冀彌諧之

效

辭免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進封吴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戸食實封二百戸者日以至而始郊漏當午而大赦受福上帝加恩羣臣兾逃虚受之慚敢布縷辭之義竊念臣不材病櫟無字頑碑偶備四隣之閒濫陪五使之後雖駿奔之有恪曾顯相之無聞式造在庭而多與邑自知明甚誰謂當然伏望皇帝陛下移

日月之明回乾坤之造亟還茂渥大示至公成禮鼠之
能辭庶恩魚之可報

謝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進封吳郡
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者至治馨香屬
肇禋于有昊湛恩汪濊遂洽比于無垠猥令虛孱誤玷
優渥敘封而光祖考延賞而茂子孫已極戴天更容加
地恭惟皇帝陛下綢繆漏典斧藻上儀曲禮三千駕龍

十二汜掃反道務極于平夷戛擊鳴球期深于感格非食追禹蓺羹紹堯既卻輦而疾趨又虛次而端立是以於穆清廟始雪而終晴爰熙紫壇下風而上靜懽聲載洽慶事告成欲均被于神禧故隆施于聖澤又況修明初祀錫予近司象笏炭袍副萬釘之寶帶繡韉金勒兼千古之名駒甫及駿奔終微顯相咸被食加之寵獨懷代匱之慚尚誓同寅克膺殊獎

亳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罷尚書左丞依前中大夫知亳州軍州事仍
放謝辭臣于今月初四日到任訖噬臍悔過空形何及
之嗟刻骨知恩實抱未酬之恨追惟遭遇辜負盛明有
靦面顔不勝涕淚竊念臣德非稱驥材不中輪忝侍臣
鵷鷺之間綴太史馬牛之後曾微補報居足悔尤既累
誤知之恩復迷引避之義合從擯斥尚備承宣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成湯克寬大舜純孝嘗奉冕旒之邃每聞
金玉之音有所施為無非慈恕誰言春草能報照臨之

私自知秋毫盡出生成之力擢髪不足數買罪猶冀自新雖天無以喻堯仁敢忘胥戴願圖來效式蓋前愆

謝賜崇寧二年歴日表　案佃以崇寧元年五月罷此表當在亳州時上

鳳凰適至方瞻享御之休螻蟻甚微亦倚匪頒之賜恭惟皇帝陛下先天凝命紹祖膺圖氣遊玉燭之間政在璇璣之上三年成葉知洪造之難名十月書畬愧閏餘之易失九功惟敘萬福攸同臣敢不儀舜丕彝體堯至意載祀六百頌永世之休祥彌成五千奉敷天之正朔

陶山集卷八